

侯鯖錄卷之五

聊復翁趙德麟

辨傳奇鶯鶯事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僕按元徽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科記張籍以正元十

五年都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
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
果為何人意其非徽之一等人不可
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
阜公嘗得徽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
其既喪夫遭軍亂徽之為保護其家
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徽之自叙特
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徽之長

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
收未全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徽之
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
合蓋昔人事有悖義者效托之鬼神
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
猶可考也徽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
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
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徽之墓

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

大曆十四年巳未生至正元年庚辰

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不知女色又退

之作徽之妻韋氏誌文作壻單氏時

徽之始以選為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生而有所

娶者也正元十八年徽之始中求餘則拔擢為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

徽之作陸氏姊誌云于外祖陸州刺

史鄭濟樂天作徽之母鄭夫人誌亦

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

娶鄭濟女則鶯也者乃崔鵬之女於

徽之為中表傳奇所謂鄭氏為非特異派之從母者也

此而已僕家有徽之作元氏古艷詩

首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傳奇

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援之不書端之者則此意及自有鶯

鶯詩離思詩離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

家說也又有古决絕詞楚游春詩所

叙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又叙娶常氏

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仙詩云齒年二紀初佳節

三星度常門正全盛山入多其詩中推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

多言双文意必二鶯字為双文也併

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艷

詩多微之專為鶯而作無疑又微

之百韵詩寄樂天云山岫當皆翠墻

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

註云昔予有詩云為見牆頭又云幼拂面花時唯樂天知此事

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善日課詩傳

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凡生所善楊巨源為崔娘詩一絕

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决為微之無

疑况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

者豈元與張受姓名氏本同所自出

邪張生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僕為問氏後魏有國改姓元

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

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
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
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述必須盡見當
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緣分縷解終始
備盡巧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
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
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
書少而未見尔徽之所遇偶合雖涉

於流客自放而不中禮義然名輩風
流餘韵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
事之臻此時鮮也雖為避就然意微
而顯見於徽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
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
說他時見耶謂姨鄭氏誌文當詳載
於後 徽之古絕詩春詞云 春來
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

柳暗無人語，唯有墻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水門前賺阮郎。
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嬌波噴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云：自愛殘粧曉

鏡中顰釵，謾整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一朶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着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麥麈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七紕^七最宜人。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尋常百種花

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
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云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
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晴

古决絕詞云乍可為天上壺牛織

女星不願與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
一相見相見教心終不移那能朝開
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

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
可知春風撩亂白勞語况是此時拋
去時握手若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
既决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
得長苦悲噫春水之將泮何余懷之
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
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間別水得
風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見節

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
願悠^上而若雲又安能保君蹟^上之
如雪感破境之分明覩泪痕之餘血
幸它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
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
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自事無夜
夜相拋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
長縷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

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
鵲性遲回死恨天離合識時節曙色
漸瞳矓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
年何可撤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
天公信是妬相怜何不使教相决絕
襟憶云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繞
侵已上床憶得双文通内裏玉攏深
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

繩拂地懸憶得双文人靜後潛教挑
葉戲鞦韆寒輕夜淺遶回廊不辨花
叢暗辨辨香憶得双文籠月下小樓前
後投迷截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雕
墻半在簷憶得双文獨披掩滿頭花
草倚新簾春水消尽碧波湖漾影殘
霞似有無憶得双文衫子薄鈿頭云
映近紅酥 贈双文云 艷極翻含

態怜多轉自嬌有時還軋笑閑坐愛
無聊曉月行堪墜春酥見欲消何因
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
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溪畫舸蘭
篙度過尽萬村桃盤旋竹林路長廊
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襟花叢
邊緹駕鷺池光漾霞影曉月初明照

未敢上堦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
聲環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開徘徊意
猶惧閑窺東西閣竒玩參差布隔子
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
窳人相悟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
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論鋪設綉紅
裊旋張鈿光具潛塞翡翠帷瞥見珊
瑚樹不辨花兒人空驚馬香若霧身回

夜合偏能飲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
粧蓮委露業梳百葉篔簹金戲重臺履
紺軟殿頭裙玲瓏合帷袴鮮妍脂粉
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
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以寓夜
望天河無由重籲訴結念心所期返
如禪頭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襍冷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

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

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焚

何是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作初嘉

節三星度朝舞玉佩迎高松女蘿附

嘉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和樂天

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使樂天知

知音者知吾者亦不可使樂天知

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即辱斯

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亦明矣

徽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

生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

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 乙丑正元元年

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徽之甲戌至

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歲章王渾

術軍遂 庚辰十六年是歲徽之年二

作亂 年二十二永近女色崔氏年十七矣

奇言於今之正元庚辰十七年矣

辛巳十七年是歲徽之年二十三傳

謂文或不遂上京師崔氏書
可謂春氣多厲正次年卷也
壬午

十八年是歲徽之授校書郎傳奇言

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娶

按退之作徽之妻常慕誌曰選胥時

積始以選拔校書郎即與徽之夢遊

春三絕初三星度所謂有五娶之言

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

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徽之年

木蕪賊沒明於体用科科丁亥戊子

弟拜左拾遺出為河南尉二年是歲娶

二年察御史是歲授監巳丑四年是歲娶

二十庚寅五年是歲拜江辛卯至甲

七午九年是歲州乙未十年是歲召入

同丙申至巳亥十四年是歲徒豫州

與外庚子科五年是歲穆宗即位傳

即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崔翰林學

章壬寅三年是歲為出癸卯甲辰四

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巳酉三年是

合為尚書右丞於

庚戌辛亥五年

是歲

魏苑子真年五十三

元徽之出佳鶯上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徽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

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彤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其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蕪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據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先叙前

篇之意詞曰商調曲名蝶恋花句
言情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听調格
後听蕪詞

麗質仙娥生玉殿
謫向人間未免
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
眇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立濃歡方有便
不柰浮名旋遣輕分散
最恨多才情太淺
等閒不念離人怨

約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
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
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
也張出於鄭叙其女乃異流之從母
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上之徒因大
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
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
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

以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
子幼女猶居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
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命其子
曰歡即次命其女曰鶯上出拜尔兄
久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尔之
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病
容不加新飾垂髮淺黛嬌臉桃紅而
已頰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

因坐鄭傍疑眸麗絕若不勝其躰張
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
詞道守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上未着
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唇頻
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淡注怨
絕情疑不肯聊回顧嬌臉未勻新

淚濕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自是惓惓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為之禮者數回矣間遂道其裏翌日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提孩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

喻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上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慣本道看上役得

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
蘭房註步如天遠
廢寢忘食思想遍
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
密寫香箋論
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授張曰崔所命也
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墻花影動疑是工人來
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
一縷深心百種成
牽繫青翼鷲然來
報喜花箋微諭相思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
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
花動拂墻紅萼墜
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情是歲二月十四日矣
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
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
達於西廂則

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
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
乎至則端神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
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
見依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
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而求
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
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
之惠不祥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啓
猶惧兄之見難用鄙靡之詞以求必
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頓以禮自
保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
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
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唯恐悞恰到春宵明月
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

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歛
袂恰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
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歛而起則紅
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
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
危坐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
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躰向

時之端麗不復同矣是夕自有八日
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然
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
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
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
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粧在
臂香在衣泪光熒然猶瑩於茵席
而已奉勞歌伴兩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
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
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収泪端
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
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
詩三十韵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
貽崔氏自是復會之朝隱而出暮隱

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
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
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
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一棹行雲還暫阻及把深誠綴作
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
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

李即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
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
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
三終不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
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美悽
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
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女崔

恭貌恰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
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
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
君既不憚無以奉慰君嘗謂我善鼓
琴今旦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
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
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欷歔崔投琴擁
而泣下流連趣歸鄭取遂不復至奉

勞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德双桺又遣
分飛去洒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訴
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
泪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裏
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
京因貽書於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

此書曰奉覽來問撫愛過深兼惠花
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
雖荷殊惠誰復為容伏承便於京中
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
之人永以畢嘉命也如此知復何言
自去秋以來忽上如有所失至於焚
寐之間亦與叙感咽離愛之恩綢繆
纒纒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馬魂已斷雖

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中表相因
或同宴處况有援琴之挑鄙無按梭
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
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
定情松栢留心致有自獻之羞不復
明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
仁人用心修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或如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

配為醜行請要盟約

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
委露猶托清塵存歿之誠言尽於此
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
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
南來鴈却寫花牋和泪卷細書方
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討遣夢

去聲 書 四 亥 伊 魚 金 卷 五 七 三
裡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竟
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玩弄寄充君子下
躰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
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納文竹茶合碾
子一枚此數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
如玉之潔潤志如環不解泪痕在竹
愁緒縈牽因物達誠永以為好心適

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飭為佳惟自
保侍勿以鄙為深念也奉勞歌伴再
和前聲

尺素重七封錦字未及幽閨別後
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噐愿君一
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
上瀾班恣是相思泪物會見郎人

求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為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
伶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樓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
相思眼不為傍人移步懶為郎憔悴
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
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

討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
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為當也何者
夫崔之才華宛美詞曲艷麗則於所
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偷浹洽
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
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舉寫其
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撲嘗採撫

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
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
盡者胡不復為一章於其後且具道
張之與顧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
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
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
余應之曰先生真為文者矣言必欲
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非之詞

討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
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為當也何者
夫崔之才華宛美詞曲艷麗則於所
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偷浹洽
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
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舉寫其
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撲嘗採撫

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
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
盡者胡不復為一章於其後且具道
張之與顧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
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
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
余應之曰先生真為文者矣言必欲
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

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
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
同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德而終至相
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
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
之其情盖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
日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蜀
牛彼者耶子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

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
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
見空傳信 棄擲前惟俱未忍豈
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
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侯鯖錄卷五

侯鯖錄卷之六

聊復翁 趙德麟



今之祕色瓊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
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
祕色比見唐陸龜蒙集越器詩云九
秋風露越窰開奪德千峰翠色來好
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問仙杯乃
知唐時已有祕色非自錢氏始

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母貴逢
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
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
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
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
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左右對光多
任一判官由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

林官之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
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有舅鄭光辭
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
者亦可稱也

封氏見聞云古壘無石誌近代貴賤通
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
儉曰石誌不出於經起元嘉中顏延
之為王珍石誌素施無鉉策故以紀

行迹亦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祀絕常
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初著喪禮
云施石誌於壙內古無此制然孝子
無以揚先人之德刻石紀功亦不必
純用古制也

南京人家掘得一石上有字可考云猪
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不知
是何等語也

宣和五六年間上方織綾謂之遍地桃
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
桃天下效之香謂之佩香至金賊犯
闕無貴賤皆逃避多為此賊虜去亦
此識也

數年雍丘菜園人浚井得石刻銘云漢
代功臣銘隱在秦城井得到靖康春
方顯千年景金賊亂天下諸賊皆來

併甕下有其泉能療千年病

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舉子白衫作
舞歌唱曰執板談歌乞箇錢塵中流
浪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
時弄化權

唐馬載詩云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
春秋日食文嘉曰天子增高三仞樹以
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

柳
松士四尺樹以檉庶人無墳樹以楊

韓詩外傳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
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疋
耳故人呼馬為一疋應劭風俗通曰
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
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
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

死賣馬得一疋帛或曰春秋左傳說諸侯入覲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相疋耳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桑今劉遺民是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釣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曰何物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及為前騶所拘紳

韜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為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為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齎州祭之兼贖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曰山屋壁下

舊制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

坎珂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

唐制男子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

中二十為子六十為老賦役之制有

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四曰役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煮藥于庭

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拊曰熱者飲

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

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酢不來者亦不

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歟千金有三

唐吳人顧澆一見李鄴侯如舊識待以

異禮及鄴侯卒况感其知作海鷗詠

以寄懷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

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鴉

為柰爾何遂為權貴所疾貶饒州司

戶

若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言勤不

世宗書院亥 伊州縣卷六 十一
已則不貧謹身可以避禍

無載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
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
使妾為官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亦
賜死載於萬年院佛堂子中謁主者
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此汗
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荊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

鼠穴亦佞嘗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
令曰仁風所暨惑獸出境昨初入縣
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
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話之馮遽曰是
必略食便過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為羽林
將軍自京附書以承眷顧請自代矣
公曰奉感有一話曾有一老嫗山行

遇大虫羸然惧而不進若傷其足者
姬因却之乃舉足以示姬姬看之有
芒刺在掌下因為拔之俄頃奮迅而
去似感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
鹿狐兔至於庭日無缺焉姬登垣視
之乃前傷足虎也一旦忽擲一死人
入血肉狼籍被村人阿捕稱為殺人
姬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
至而語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已後
更不拋人來也

唐景宙善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
宗戒之曰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
戒宙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
所用泉宣宗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維方熾
孤城勢戚之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

食之時以馬馭啗之而意自如其謝
金吾將軍表其詞忠勇一又許遠亦
有祭文為時所重所謂太乙先鋒蚩
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
隍文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
之士也劉垂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
併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
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名焉得以光

萬古哉

士子初登榮遠及遷除朋僚慰賞必盛
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
者謂虎變為人唯尾化須為焚除乃
得成人故以初蒙除授如虎得為人
本尾猶在體氣既合人為焚之故云
燒尾一云新羊人群乃為諸羊所觸
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正觀中太

伊魚金卷六

宗嘗聞朱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為對

唐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度有

差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

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出盧氏雜說

錢氏時杭州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

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

鄉回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人問云

明年大家都去果然錢家納士還朝

之兆

蘇公東禪院林泊山詩云 門前綠樹

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

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東坡所記自作祭文中

南宮縣君錢氏詩云 士悲秋色女懷

春此語由来未是真倘若有情相眷

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張公庠少能詩道中一絕云 一年春

事已成空擁鼻行吟半醉中夾路桃

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

仲殊題李白時支道相馬圈云 月窟

精神不受羈白雲野老太支離當時

若也無人識駿骨靈心各自知

宗弟鵬舉言見一驛壁上有詩云 逢

橋湏下馬過渡莫爭船此征途藥石

也余變之每示子孫全詩云 記得

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湏下馬過

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

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遭

三臺者陳齡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

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

冰井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

理詣大似元微之花娘歌曰 花娘
十二能歌舞藉甚聲名居樂府荏苒
其間十四年朝為行雲暮為雨格高
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
適從江國來時因謙席相微語雖有
幽情未得傳暗結慙懃度寒暑去春
從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
稍工有期約五月蓮航並釣行甘隄

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
須逢殊嫵婉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
星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
傳音日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
度臘無纖失愛極清專易得猜前年
南圃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
乘爨作威稜督促倉皇出閭里瀟瀟
風雨滿長溪一舸飄然逐流水忽逢

小吏向城東泣泪寄言心欲死願卽
日日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
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此卽聞
此語痛莫伸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
為爾偶成章便欲緘之託雙鯉又作
翡翠詞云 秦女乘鸞遺翠羽落在
人間與風舞風休不歸誰作主此卽
拾取粧金綾卽家夫婦愛且憐繫向

裙間同出處朝來隣里偶經過方朔
鄒枚爭欲覩上人重客苦留連急走
鈿車令去取酒巡未匝掩閣扉忽已
闌歸報鸚鵡重勻朱粉臨鏡臺促息
不停催出戶正抱琵琶穩繫膝輒作
輕雷擺作雨自解彈成啄木聲豈唯
能寫胡人語醉眼流波入髮時絃慢
邀卽繫絲柱身柔柱滑卽力微欲倩

伊魚錄卷六
七
傍人頻顧主主何磊落風味多就請
上賓無不許相踈情遠誰稱渠盡撥
當胸客當去

因讀禪月有懷王慥使君詩云剝剝生
靈為事業巧通豪俊作槌媒令人嘆
息古已如此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園中
遊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

有正墳或云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
壘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
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藁殞於此
至范侍郎為遷定青山焉

杜子美殯在耒陽有碑其上唐史言至
耒陽以牛肉白酒一夕醉飽而卒然
元微之作子美墓誌曰扁舟下荆楚
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塋偃

師首陽山當以墓誌為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杜元凱之後故世葬偃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常為鞏縣令故子美為鞏縣人偃師首陽山在官路其下古塚累累而杜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其旁元凱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

傳逸品人真廟詩人贈張忠定詩云

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
青山不與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
忠定荅云 蕭上疎葦映門牆見說
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
竟夢遶寒塘逸人又題壁云寒蛩入
夜忙促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
心濟天下不知蟲鳥有何情

孫元規最不喜僧師漸東過潤州甘露

寺令寺僧盡去詩碑獨留僧文顯詩
云木為尙空寬病目却因多見動
閑心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
州錢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
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身穆父
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
安敢輕行杖

余嘗為東坡先生云平生當官有三樂
凶歲撿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
也聽訟為人直得情二樂也公家有
粟可賑饑民三樂也居家亦有三樂
闔門上下和平內外一情一樂也室
有餘財可濟貧乏二樂也客至即飲
略其豐儉終日欣然三樂也東坡笑
以為然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
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
作詩送卿否璞言獨臣妻有詩一首
云更休落鬼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
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
皮上大笑放還山東坡云吾頃在湖
州坐惟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
哭無以語之碩老妻曰獨不能如楊
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大笑
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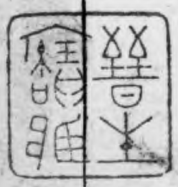
張芸叟作呂子固挽詩云 大塊分勞
逸唯君獨不均險夷安若性金石想
為人萬卷書奚托重泉恨莫伸誰知
丞相子天地一窮民

余初到長安有詩云 來往長安未定
居暫將僧舍當吾廬空中說法憑鈴

語枕上朝饑聽木魚因果分明休問
佛行藏自信罷占書眼前一物真堪
羨百尺長楊木滿渠

南関驛上碑云昔列禦寇稱天傾西北
故河東視諸郡最為高險太行峙其
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厄詔問崔頥
何處有羊腸坂頥曰按漢安地理志
上黨壺関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按
皇甫安地理云太原北九十里羊
腸坂帝曰是

俠鯖錄卷之六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蔵
伊能兼光

七



